

人物传记

《慕勒小传》

3. 又新又活的路（希伯来书十章二十节）

一八二七年八月间，慕勒的心更加倾向国外布道事业。经陶乐博士的介绍，他献身于不列颠大陆布道会（Continental Society of Britain），愿意受差遣赴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（Bucharest）工作。虽则布加勒斯特远在千里之外，他的父亲竟然出乎意外地同意了这件事。于是他重返哈勒大学，面向远方工厂，专心准备自己，忍受未来的牺牲和艰辛。可是神另有安排，他始终未曾出发往布加勒斯特。十月间包黑门路过哈勒，参加慕勒室内的周会，包黑门告诉慕勒，包黑门因着身体衰弱，将无法继续在波兰犹太人中间的工作。在慕勒的心里，立刻涌起一个意念，何不取而代之。

一八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，他再访问陶乐博士，话还未出口，陶乐博士就先问他，有意赴犹太人中间工作否？陶乐博士接着又说，他和伦敦布道会（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）关系密切。当慕勒答应在犹太人中间工作后，陶乐博士遂即写信给伦敦布道会。该会获悉慕勒愿意被差遣之后，就建议他来伦敦受训六个月。翌年三月十九日慕勒抵达英京，进入新的神学院，当然受到一般学生所受的束缚，固然这些规条妨害他的良心，然而他安心顺服。他每天约用十二小时读书，特别注重希伯来文和有关的课程。他知道用脑过多，会使他的心灵发生麻痹，因此他用祷告的灵来记忆许多希伯来文旧约的章节，并且日常每件事上，不论大小，都带到神面前，寻求帮助。

一八二九年五月中旬，他得了重病，觉得不久人世。那时他特别发现自己的败坏。他在得救时，所有的罪恶感觉太过肤浅，不够深刻。现在他深深感觉自己的罪恶，只有仰望十字架，才叫他转忧为乐。在病中他学了几个宝贝的功课：

（一）“在属灵的事上，只有神的话才是我们的标准，同时也只有圣灵能够解释神的话，无论往日，或是现在，他是他百姓的唯一教师。主帮助我放下许多圣经注释，和差不多一切的书籍，单单阅读神的话语。结果我第一晚关在房内，专心祷告并默想圣经，在数小时内所学习的比较几个月所研究的，还要丰富。主要的长处乃是从此我得到真的心灵上的力量。现今我开始用圣经来测量我所学习的和看见的一切事，而且找出只有那些经得起圣经衡量的，才是真正有益的。”

（二）“还有一个真理，关于主的再来，我也局部得到引导。从前我相信事情愈过愈好，直到全世界都要焕然一新。但是现在我在神的话语内，找不到这种保证说，在主回来以前，世界要更新。反而在圣经上我找到教会的荣耀和圣徒的喜乐，乃是主耶稣的再来，在他回来之先，事情总在纷乱之中。我在神的话语里，找出使徒时代基督徒的盼望，不是死，乃是主耶稣再来。所以我也应当仰望他的显现。”

慕勒曾这样作见证：“一八二九年七月，神启示我主耶稣再来的真理，并叫我看见，我以前坐待全世界的人得救，是一个极大的错误，这个启示所产生的效果，乃是从我灵里激起了一种怜悯众人的心情，于是我就想到，当主耶稣迟延的时候，我岂不应该尽我所能的为主作工，并且唤醒沉睡的教会吗？”

（三）“此外，主也乐意给我看见一个更高的敬虔标准，这是我从未见过的。他领导我稍微看出，我在地上的真正荣耀，乃是被藐视，与基督同苦受贫。由此我略略见到，以后我看得更清楚，一个仆人不该寻求地上的富裕，伟大的荣耀，因为他的主在这里是贫穷、卑微，和被轻视的。”

慕勒在得文郡（Devonshire）养病一段期间，病愈后慕勒于一八二九年九月初重返伦敦，因着过劳，未十日又病倒。他深深感觉不该用他残余的力量来读书，应当立刻出发去为主作工。他于是请求布道会指定他工作的地点，并为着谨慎起见，另派一位比较有经验的人作他的同工和顾问。等了六周，未获答复，就有一种坚强的信念抓住了他，认为等候人来差派工作是不合乎圣经的，因此是错误的。在安提阿的教会有所举动之先，巴拿巴和扫罗就被圣灵题名差派。觉得自己既受圣灵差遣。就该马上开始工作，不必等候人的命令。他何不在伦敦的犹太人中间作工呢？于是他开始散发单张，印上自己的姓名和地址，欢迎寻求主的人来寓所个人谈道。他则往他们集会场所去找他们，在固定的时间内读经给五十几个犹太孩童听，他并且在主日学内担任教职。为了这些事奉，他受了很多小的试炼和逼迫，蒙召为基督的名忍受羞辱。

一八二九年七月，是慕勒一生中最关键性的一个月份，当慕勒到九十岁时，对一班教师和工人们回顾他的一生时，这样说：“我是在一八二五年十一月间得救的，但是一直到四年以后，一八二九年七月里，才完全顺服。那时候，爱钱财的心没有了，爱都市的心没有了，爱地位的心没有了，爱属世娱乐的心也没有了。神，惟有神，是我所爱的。我在他里面找到了一切，所以我不再需要其它的东西了。感谢神，靠着他的恩典，这倾向一直存留到今天，使我终身成为一个快乐的人——一个极其快乐的人，这倾向也叫我只爱慕属天的事物。现在，我亲爱的弟兄们啊，让我诚诚恳恳地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有没有完全顺服神呢？你们所作的是不是还有这件或者那件没有顾到神的心呢？我从前只读一点点圣经，我宁愿多读些别的书籍，但是自从我完全顺服之后，神的话对于我便成了说不尽的福乐，我能从心坎中喊出来说，神真可爱极了。弟兄们，你们不要自满自足，我真希望你们心的最深处也能够喊叫说，神真可爱极了！”

到了一八二九年十二月十二日，他得着更多的亮光，知道他与伦敦布道会一切的关系必须全部解除。他告诉我们：‘我能否与布道会维持正常的关系，这件事成了我的严重问题。我主要的理由乃是：

（一）如果我受布道这会的差派，我大概必被差遣，赴欧洲大陆工作，然而我的健康不适于东欧国家的气候。即使我往欧洲大陆，我的用处也受到限制，因为我未经封立，不能自由作工。可是我又觉得不能安心地伏在未曾得救的人下面，接受封立。此外，我有其它原因反对与任何国教发生联系。当我现在着手将我所知道的英国国教并欧洲大陆上的国教，与唯一的标准神的话语比较之时，我发现一切的国教，因为它们都是世界和教会的混淆：其中非但有种种原则引人偏离神的话语，而且普遍地妨碍圣经的实行。

（二）我另有一种良心上的异议，在我布道的工作上不该受人的差遣和驱使。照我看来，一个基督的仆人在工作的时间和地点上，应当受圣灵的引导，不受人的支配，因为基督的仆人只有一个主人。

（三）我深爱犹太人，我也能证明这个爱，然而我不能安心地说，我能遵照布道会的指令。把我大部分的时间放在犹太人身上。因为照我看来，圣经的计划乃是，凡到一个地方。我应当先找犹太人，特别在他们中间作工，但是万一他们拒绝福音，我就应当往所谓的基督徒中间去。我愈考虑这些，愈觉得应当把我心中的意念告诉布道会，否则我就是个假冒为善的人了。

一八三〇年春，慕勒受邀在坦慕斯〔Teignmouth〕以便以谢教堂（Chapel）作工。会友只有十八人。他答应与他们同住一个时期，然而并不放弃他原来的意思，遵照主的引导，游行各地。他们给他年俸五十五英镑，以后人数增加，薪金亦随之加增。四月间，他赴西慕斯（Sidmouth）讲道，有三位信主的姊妹在他面前谈论“信徒的受浸”。当然她们征求他的意见。他回答说，他是受婴孩洗的，并不觉得需要重新受浸。她们就问他关乎这件事，他曾否好好查考神的话语。慕勒坦白承认，他未曾这样作过。其中有一位姊妹忠实地请求他说：“那么，我请求你，从今以后不要再讲论这件事，直到你查考清楚。”慕勒

这样的人，不会对这个请求生气，也不能拒绝这种挑战。他太过诚实和敏感，焉能轻易放松这件事？况且他当时所传的，特别着重回到圣经的见证里去，他坚持所有的讲台和基督徒的行为，必须经过唯一的考证，就是神的话。

他决意查考这个题目，直到他找到最后的、满意的，而且合乎圣经的答案。他考查的方法十分简单，却又非常彻底并认真。他先求神借着圣灵开启他的心眼，光照他的心思，使他能够接受话语的见证，随后他开始有系统地从头至尾仔细研究新约。他尽量放下一切的成见和意见，祈求神释放他脱离所有人的遗传、普遍的习俗，和教会的裁可，尤其脱离那更诡诈的拦阻，就是个人的骄傲。他宁愿悔改，不顾因循。他采取这句格言：“不要坚持，只要真实。”查考的结果，他得到一个结论，相信只有信徒才可受洗，只有受浸才是合式。有两段圣经特别显著，即使徒行传八章三十六至三十八节，和罗马书六章三至五节。

信念要求行动，在他里面没有妥协这件事，因此他就很快地受了浸。他见证说，没有一个真的主内朋友，因他受浸而反对他，反而几乎所有的朋友后来都受了浸。

慕勒发觉向信徒传讲信息时，最有益的是解释圣经。慕勒认为有两种方法解释圣经：一种方法是把经文的每一小节都细细分析，一种是只讲经文的大纲，使听的人领略经文的主旨和关键之点。

同年的夏季，因着更深入查考神的话语，他觉得纵然没有直接的命令，也应遵照圣经上使徒的榜样，乃是每逢主日擘饼纪念主（徒二十章七节等）。同时神的灵应当获得机会，自由地在信徒中间作工，按着他所赐的各种恩赐互相供应。这明显是罗马书十二章、哥林多前书十二章，和以弗所书四章的教训。这些结论催促慕勒去实行。

良心上的不安逐渐引进另一信念，就是因着顺服神的话语，他不能同意接受固定的薪金。这种制度，会束缚基督的仆人，软化他的信息，来博取人的欢心。他坦白地告诉弟兄们，入秋以后，就不再接受固定的薪金，信徒们可以自由奉献，他绝不要求人的帮助。

一八三〇年十月七日慕勒与葛玛丽（Mary Groves）结婚。四十年之久两人同心事奉主，他们结合在同一的舍己原则上。他们正确地遵照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三节的话，变卖他们仅有的一切，周济穷人，积蓄财宝在天上。他们为着基督，自愿贫穷，从不后悔所行的，反而毕生奉行不懈。他们现在有够多日常的机会，来相信神的供应来证明神的信实。他们蒙恩得以经历神实在是一位“听祷告的主”（诗六十五篇二节）。神能保守信靠他的人，不至失脚，不至跌倒。在慕勒六十年的倚靠生活中，他的信心从不畏缩。他能清楚地指出，有五万件事得到明显祷告的答应，其它还有无数的例子，纵然不能逐条指明，无疑都是神眷顾的凭据。

一八三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慕勒应他的朋友克莱克（Henry Craik）的邀请，赴布里斯托（Bristol）作工，慕勒先后在基甸教堂（Gideon Chapel）和彼舍教堂（Pithay Chapel）讲道，使许多人蒙恩，得到帮助。慕勒觉得是主的带领，要他离开坦慕斯，到布里斯托事奉主，尽管坦慕斯的以便以谢教堂的会友已由十八人增至五十一人。

一八三二年八月十三日是个可纪念的日子，因为在那晚间，慕勒、克莱克、另一位弟兄，和四位姊妹，一共七位，聚集在布里斯托的伯赛大会所（Bethesda Chapel）内，选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。纵无任何规条，他们却愿意绝对遵照主在他的话语里所赐的亮光而行。“自始大家明白，靠着主的帮助，我们要用神的话试验一切的事，而且只实行遵守那经过圣经所证明的事。当我们在一八三二年八月十三日这样决定的时候，我们十分软弱，然而我们的心却是正直的。”